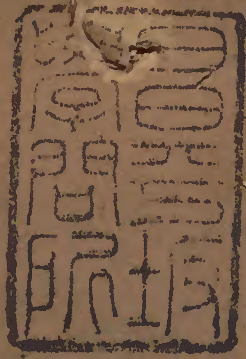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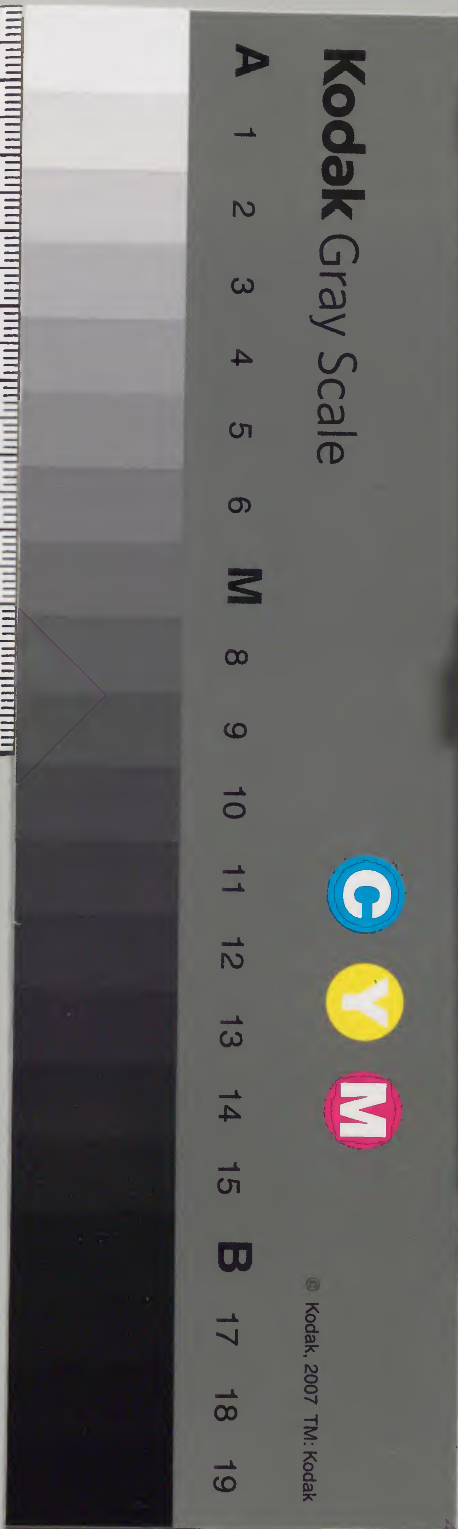
四十之三



漢書門			
九	四	〇	八
二	一	八	
四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九	四	〇	八
二	一	八	
四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17)		
函號	298	25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朱子語類卷四十

宗後學監祭御史高安朱子祠吏

後學禮部郎中蔡源

禮部主事蔡源

蔡源知縣

蔡源知縣

蔡源教諭新淦朱子祠吏

中書舍人休寧朱子祠吏

中書舍人休寧朱子祠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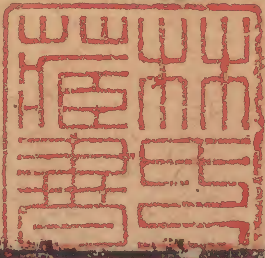
光祿署丞兼邑吳德賢

十三世孫翰林院侍講朱德淵

祥生高安朱子祠吏

十三世孫祥生朱子祠吏





朱子語類卷四十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榭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論語二十二



先進篇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賀孫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季氏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夔孫

因說仕於季氏之門者仲弓為季氏宰亦未是叛臣只是乘魯之弱招權聚財歸已而已然終不敢篡如曹操故昭公出

許多時季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俟天子之命乃安只是當時魯君自做不行弱則常如此強則為昭公若孔子處之則必有道矣如墮三都是乘他要墮而墮之三都墮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如羅崇勳殺牙兵初惡其為亂既殺之又自弱璘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鬪雞之事可見曰三家急之則合緩之又自不相能璘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下

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曰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不知如何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故孔子惡其佞問此恐失之偏否曰亦須是講學方可如此做左傳子產說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一段說得好如子路却是以政學者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皙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

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時舉

許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

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升卿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揆道夫

曾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廣

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句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

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植

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已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義剛

恭甫問曾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踈畧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畧畧地說將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不合將來玩弄了時舉

敬之又問曾點章曰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

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子路冉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裡自覺得不足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又曰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入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下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

思夫子所以喜之日月之盈縮晝夜之晦明莫非此理

孫賀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

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道夫

曾點言志當時夫子只是見他說幾句索性話令人快意

所以與之其實細密工夫却多欠關便似莊列如季武

子死倚其門而歌打曾參仆地皆有些狂恠人傑

季文問曾點說詠而歸一段恐是他已前實事因舉以見

志曰他只是說出箇意思要如此若作已前事說亦不

可知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之之意須是大踐

高緣他資質明敏洞然自見得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

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亦稱莊子云有大處
意思又云莊生形容道體儘有好處邵康節晚年意思
正如此把造物世事都做則劇看曾點見得大意然裡
面工夫却踈畧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質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
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
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
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為
曾點為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
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着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
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

藁萊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寬了
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上
根本不貼貼地又曰今人却怕做莊老却不怕做管商
可笑賀孫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
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
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
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卓

子路曾皙等言志觀其所對只住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
與點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瑞蒙
問四子言志曰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

南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子路品格甚高若打疊得些子過謂禽便是曾點氣象細

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為故其言

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唯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夫道

敬之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

作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

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孫

問曾點之言如何曰公莫把曾點作面前人看幾說得

是也無益湏是自家做曾點便見得曾點之心學蒙

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

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釋

老去所以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

說道我樂大凡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傳

或問曾皙言志既是知得此樂便如顏子之樂同曾皙行

又不掩何也曰程子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他只是

見得這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

馬他只見得這個其中隊伍未必知如佛氏不可謂他

無所見但他只見得箇大渾淪底道理至於精細節目

則未必知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他知道理發出來然

至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
却未必知也植

林正卿問曾點只從高處見破却不是次第做工夫來曰
某以為頗與莊列之徒相似但不恁地跌蕩耳又問曾
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開却實用工夫曰開覺得細密恪
漢卿舉叔重疑問曰曾點已見大意或謂點無細密工夫
或謂點曾做工夫而未至如何曰且只理會曾點如何
見得到這裡不須料度他淺深徒費心思也人傑
或問曾哲曰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如今
便是不能得恁地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意思聖賢做出便只是這箇物事更不用

安排如今將文字看也說得是如此只是做不能得恁
地漢卿再請前所問必有事焉蒙教曰人須常常收斂
此心但不可執持太過便倒塞了然此處最難略看差
了便是禪此意如何曰這便是難言正淳謂云云先生
曰固是如此便是難學者固當尋向上去只是向上去
便怕易差只吾儒與禪家說話其深處止是毫忽之爭
到得不向上尋又只畫住在淺處湏是就源頭看若理
會得只是滔滔地去如操舟尋得大港水脉便一直溜
去不問三尺船也去得五尺船也去得一丈二丈船也
去得若不就源頭尋得只三五尺船子便只閣在淺處
積年過代無緣得進賀孫

先生令版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
志一敗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
說得偏了學固着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
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
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
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
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洒意思
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
曾子初問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
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未學去

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時表

蕭問曾點言志章程子云云先生曰集江內載前輩之說
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
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意之餘意今曾點說底不曾理
會得又如何理會得後面底難以下集注
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
隨寓而染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
春以下是无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又曰
曾點曾參父子却相背曾點是先見得大了曾參却細
孔子見他着細工夫到遂告以一貫那時參言下一唯
見得都實如曾點則行有不掩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

是難掩士教

卷四十一

九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禮曰即是

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植
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未者有間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國

以禮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德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此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為生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曾皙似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其嘗說曾皙不可學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夔孫錄作然他到這裡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

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夔孫錄云未死以前戰戰兢兢未嘗少息豈曾如此狂妄
曾哲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着如夫子
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
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夔孫錄云也
此所以夫子要歸我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
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剛

夔孫

子與點以其無所係着無所作為皆天理之流行夫何
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
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夫子以其所見極高明了

所以與之如今人見學者議論拘滯忽有一箇說得
性快活亦須喜之然未見得其做事時如何若只如此
忽略恐却是病其流即莊老子如季武子之死倚門而
歌事及家語所載芸瓜事雖未必然但如此放曠九伯
事何故都當聲在他身上所以孟子以之與琴張牧皮
同稱狂士又莊子載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事雖是寓
言未足憑然何故不別言一人孔門如曾點只見識高
未見得其後成就如何如曾參却是篤實細密工夫到
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
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注兩載之必大
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

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
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
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
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
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
合不着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
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
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植

植舉曾點言志明道云蓋與聖人之志同先生詰云曾點
與聖人志同在那裡植云曾點浴沂詠歸樂而得其所
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使萬物各遂其性處同曰也

未湊盡得因座中諸友皆不合先生曰立之底只爭這
些子潘子善以為點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
天理流行才要着私意去安排便不得曰他不是道我
不要着私意安排私意自着不得這箇道理是天生自
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
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人見老者合
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曾點
見得到這裡聖人做得到這裡植時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
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
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

是要萬物皆如此尔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意又問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曾點却不顧仕故孔子與之此說如何曰亦是但此意逼窄尔又問曾點之狂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是踐履未至謹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為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道夫

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

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說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象出曾點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曾點曾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明參却魯鈍一向低頭推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是時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寓

問集注謂曾點氣象從容便是鼓瑟處詞意洒落便是下面蒼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處否曰且道堯舜是甚麼樣事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富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緣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

卷四十一
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未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柄槩據看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做工夫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大曾點合下便見得聖人大才是如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曾做得所以未免為狂緣他資稟高見得這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是他合下一見便了於細微節目工夫却有欠闕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云曾參曾點父子兩人絕不類曾子隨事上做細微曲折做得極爛熟了才

得聖人指撥一悟即了當點則不然合下便見得如此却不曾從事曲折工夫所以聖人但說吾與點而已若傳道則還曾子也學者須是如曾子做工夫點自是一種天資不可學也伊川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點別行不掩開見此箇大意了又却要補填滿足於未能信一句上見之此與一貫兩處是大節目當時時經心始得又曰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一句便是從容洒落處了又曰諸子之欲為國也是他實做得好如此說明作
○集注非定本

吳兄問曾子言志一段先生曰何謂視其氣象雖堯舜事業亦可為吳兄無對先生曰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

三子者之撰時便自高了美二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其嘗謂曾點父子為學每每相反曾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之間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一日三省則隨事用力而一

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恕上得之而忠之理則其初蓋未能會也然而一唯之後本未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其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壯祖

曾點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曰曾點為人高爽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踏實做將去曾點只是偶然縹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亦不曾見得其嘗謂曾點父子正相拘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徹曾點都未曾去做却先曉得

了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裡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云學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

或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

錄

廖子晦李唐卿陳安卿共論三子言志及顏子喟然之嘆錄其語質諸先生先生曰覺見諸公都說得枝蔓此等處不通如此說在人自活看方得若云堯舜事業非曾點所能又逐一稱說堯舜來比並都不是如此曾點只

是箇高爽底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得了便休堯舜則都見得了又都踏着這箇物事行此其不同處耳要之只說得箇見得天理明所以如此只說得到此住已上說不去了要人自見得只管推說已是枝蔓或問程字云子路只緣曉不得為國以禮底道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裡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有時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

了又從頭去行那裡得來曾參則元來未見這箇大統
體先從細微曲折處行都透了見得箇大體曾氏父子
二人極不同世間自有一樣人如此高洒見得底學不
得也學者須是學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又問子路
氣象須較開濶如二子曰然又曰看來他們都是合下
不曾從實地做工夫去却只是要想像已攬說箇形象
如此所以不實某嘗說學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
字與我理會著實做將去少間自見甯怕自立說籠罩
此為學者之太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若才
不從此去少間便落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底去做
少間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此最是學者之

大病不可不深戒

間

問論語只有箇顏子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大槩既得聞
矣敢問曾點浴沂處注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固於此與
點矣而子路為國以禮處亦注云逆得時便是這氣象
如何曰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遜讓時便
不是也曾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
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般知得有許大許高然其中間
廊廡廳館戶牖房闥子細曲折却是未必看得子細也
然看到此也是大故難或曰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
得大意如何曰曾點見得較高開只是朴實其才雖不
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苟或曰曾點既見得天理流行胸

中洒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為他天資高見得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却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椽他只見得四面牆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裡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如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却又不肯去做到盡處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來做幾大作弄更不加細密工夫某嘗謂曾子父子正相反曾參初頭都不會只從頭自一事一物上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了却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其他小處一一都了也點合下見得大處却不肯去處小底終不及他兒子也祖道。賜錄一條見漆雕開章疑同聞

問使子路知禮如何便得似曾哲氣象曰此亦似乎隔籬

然亦只爭箇知不知見不見耳若達得則便是這氣象也曾點只緣他見得箇大底意思了據他所說之分只得如此說能如此則達而在上便可做得堯舜事業隨所在而得其樂矣又曰公且更說曾點意思廣云點是已見得大意其所言者無非天理之流行都不為事物所累曰亦不必說不為事物所累只是緣他高明自見得箇大底意思曰既見得這意思如何却行有不掩曰緣他見得了不去下工夫所以如此譬如人須以目見以足行見得方能行得然亦有見得了不肯行者亦有未見得後強力以進者如顏子則見與行皆到也又曰曾點父子學問却如此不同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

思者曾子其初却都未能見但一味履踐將去到得後來真積力久夫子知其將有所得始告之以一貫之說曾子方領畧得然緣他工夫在先故一見便了更無窒碍處若是曾皙則須是更去行處做工夫始得若不去做工夫則便入於釋老去也觀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他雖未是好人然入死而歌是甚道理此便有些莊老意思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看得來漆雕開為人却有規矩不肯只恁地休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廣

問子路若達便是曾點氣象真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思否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粗緣他勇便粗若不是

勇又不會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即達為國以禮道理顧文蔚曰子路與冉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

文蔚

陳仲亨說子路只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數句未明先生曰子路地位高品格亦大故高但其病是有些子粗緣如此所以便有許多粗暴踈率處他若能消磨得這些子去却能恁地退遜則便是這箇氣象了蓋是他資質大段高不比冉求公西華那二子雖如此謙退然却如何及得子路譬之如一箇坑跳不過時只在這邊一跳

過便在那邊若達那為國以禮道理便是這般氣象意
正如此求也退故進之冉求之病乃是子路底藥子路
底病乃是冉求底藥義剛

李守約問子路達時便是此氣象意謂禮是天理子路若
識得便能為國合得天理曰固是只更有節奏難說聖
人只為他其言不讓故發此語如今看來終不成才會
得讓底道理便與曾點氣象相似似未會如此如今且
平看若更去說程子之說却又是說上添說子思言篤
飛魚躍與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此兩處皆是喫緊為人
處但語意各自別後人因喫緊為人一句却只管去求
他同處遂至牽合未之

問孔子語子路為國以禮只是以子路不遜讓故發此

程先生云云如何曰到為國以禮分上便是理明自然
有曾點氣象可學

伊川謂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子路所言却是實地二子
却鑒他子路為夫子所哂故退後說道夫

問再看浴沂章程子云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
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
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
吾與點也若如程子之說看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曾點
見得箇大底意思看恐易入於虛無先生曰此一段唯

子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
 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
 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為之
 而已程子所說意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得來上
 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說曾點已見此道理了然後能
 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今恁地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
 了因說一貫之旨忠恕之說程先生門人中亦只上蔡
 領畧得他意思餘皆未曉浴沂一章解向來亦曾改過
 但今尋未見在問先生謂三子從事上見得此道理必
 如此說然後見得程子所謂只緣子路不達為因以禮
 道理若達則便是這氣象之說三子皆是去事上見得

此道理而子路之言不讓則便是不知不覺違了這箇
 道理處故夫子哂之也曰然二子亦因夫子之哂子路
 故其言愈加謙讓皆非其自然蓋有所警也廣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
 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

問以
 下集義

問前輩說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
 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
 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
 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
 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欲

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
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
先生所注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異曰前日不曾說
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節

子語類卷四十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一

論語二十三

顏淵篇上

顏淵問仁章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不遷不貳三月不
違不改其樂。道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道夫

克己復禮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道夫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可學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若海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

前而已尚何問哉謨

龔郊伯說克去已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已復禮一如將水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時舉同

克已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已外別有復禮閑邪

外別有存誠賀孫○此非定說

克已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必大

克已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節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可學

問克已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為仁曰存得心之體節

因說克已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剥百合湏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麁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雜
元翰問克去已私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
是處只就心上驗之覺得是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
曰此又似說義却未見得仁又况做事只要靠着心但
恐已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
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着力
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執理上去做次第漸漸見得
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且如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
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一句如此說一句
如彼說逐句把來湊着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或說如
今一等非理事固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有一般

私意難識所謂致、為善致、為利於善利之中却解
錯認曰且做得一重又做一重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
遂以手画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
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
聖人所以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大
率克已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
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夫子說得大段分曉呂與叔克
已銘却有病他說須於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
亦克也已私可克物如何克得去已私是自家身上事
與物未相干在明作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
又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
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
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得如何林舉注中
程子所言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為對只這箇
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
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
這裏打瞌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
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
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個
或問克已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榮也不

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
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聽也不如以克
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
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學蒙

或曰克已是勝已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曰如何知得是私
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克去或曰南軒作克已
齋銘不取子雲之說如何曰不知南軒何故如此說恐
只是一時信筆寫將去殊欠商量曰聞學中今已開石
曰悔不及矣去偽

克已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已私固即能復天
理不成克已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了到這裏恰

好着精細底工夫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已為仁須說克已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克已須着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已了又須着復於禮曰固是克已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已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已為仁須着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已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已者雖謂之無已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復禮為主若但知克已則下梢必

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又問曰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理如箕踞跛倚此是非理去其箕踞跛倚宜若便是理然未能如尸如齊尚是已私賀孫曰此下三條疑聞同錄異而植

詳錄九

亞夫問克已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已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已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已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已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已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已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已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已之外別有復禮工夫

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已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已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已復禮便是抵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誣養將去是非猶未定誣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已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南升

亞夫問克已復禮疑若克已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已與禮對立克去已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

此已私也克去已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已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又問若以禮與已對看當從禮說去禮者天理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天理起居動作之間莫不渾全是禮則是仁若皆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不可謂仁曰不必皆不合節文但才有一處不合節文便是欠關若克去已私而安頓不着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已復禮與主敬行恕之別曰仲弓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已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該貫在這

裏又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
便克已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
未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
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
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倨
傲跛倚是已有知倨傲跛倚為非禮而克之然乃未能
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已而未能復禮也曰跛倚倨
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者伊川所謂人雖
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超出世故無
足以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
理所以都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是自

私其身便是有箇大私意了曰他初間也未便盡是私
意但只是見得偏了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
已者所以復禮非克已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
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已則私心去
自能復禮雖不學禮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
了孔子說克已復禮便是實曰如此則克已復禮分
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
克已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已便復禮也先
生因言學者讀書須要體認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
要別白得分明如此讀書方為有益時舉

曰爰問克已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

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
只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
得未盡却不是養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
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
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
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
二分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
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問
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白便是
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已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
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已私了却

空蕩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已了無歸着處
又問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了有
準則有着實處曰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
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為元無這禮克來克去空
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又問曾點見得了若能
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
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粗
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德地下學上達去只
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德做將去曾點但只見得這向
上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因問曾點資質
莫是與顏子相反曰不是與顏子相反却與曾參相反

他父子間為學大不同曾參是逐些子推將去曾點是只見他向上底了便不肯做又問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如何便是這氣象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既是天理無許多費力生受又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理會得這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道理暮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為來又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麓暴些總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未赤二子雖似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先生又曰曾點之學無聖人

為之依歸便是佛老去如琴張曾皙已做出這般事又曰其克已徃徃吾儒之所不及但只他無那禮可復晏再舉未能至於復禮以前皆是已私未盡克去曰這是旋克將去晏因說夜來說浴乎沂等數句意在言外本為見得此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受用自在處却不曾見得曾點見那道理處須當分明先從這數句上體究出曾點所以如此灑落因箇甚麼曰這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從容自在處見得道理處却不在此然而却當就這看出來又曰只為三子見得低了曾點恁地說出來夫子所以與之然而終不似說顏子時說他只說是狂者正為只見得如此做來却不恁地又曰為國以禮之

禮却不只是繁文末節晏問莫便是那克已復禮之禮
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
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却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
通來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
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為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
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
渴飲饑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
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
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
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晏因問這禮字恁地重看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
朗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
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知崇是見得開朗禮卑是
要確守得底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得那克已復禮是克
已便是復禮不是克已了方待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
就這秉克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明道說那克已則私
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這箇說得不
相似又曰克已復禮是合掌說底植

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已復禮若是克得已復得禮便自見
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
向說向西去必問他到長安自見得夔孫

因論克已復禮洽歎曰為學之難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
先生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治口謙之辭
難去曰難有時忘了他
有時便與人為一片了

非禮即已克已便復禮克已復禮便是仁天下歸仁天下
以仁歸之闕祖

問克禮復禮即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
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并得淨潔便是仁如
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伯明

一日克已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已復禮則二日
天下歸仁雙孫

或問天下歸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使天下於此皆稱其仁
又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
有此理節

或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何故以仁與之曰今日克已
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
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
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
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銖

問一日克已天下歸仁若是聖人固無可克其餘則雖是
大賢亦須着工夫如何一日之間便能如此雖顏子亦
須從事於四勿曰若是果能克已復禮了自然能如此

呂氏曰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廣

因問一日克己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最好云一日有是

心則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真箇能克己復禮則天下之

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

天下不以仁歸之雉。祖道錄云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

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

裏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

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己復禮

天下又不歸仁賀孫

問天下歸仁先生言一日能克己復禮天下皆以仁之名

歸之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所以克己復禮者是先有為

仁之實而後人以仁之名歸之也卓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

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

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

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改如此便以其極處

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寓

問克己復禮為仁曰克去己私復此天理便是仁只克己

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便借

別人刀也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解釋經義

須是實歷其事方見着實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所

謂誠者必須實能盡得此理仁義禮智無一些欠關他
底如何不樂既無實得樂自何而生天下歸仁之義亦
類此既能克已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稱之理
或問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已則日間所行事
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已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
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
睹當得是禮與非禮文蔚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
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
克已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

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恭敬
恕上更好做工夫 明作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
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
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俱有些箇
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非禮勿視勿聽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寓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
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
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

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關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已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已若不復禮如何得東坡說思無邪有教語極好他說緣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只如死灰却要得無思時不如死灰有思時却不和明作

敬之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之效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

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已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已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時舉

問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嘗見南軒云勿字雖是禁止之辭然中須要有主宰始得不然則將見禁止於西而生於東禁止於此而發於彼盖有力不暇給者矣主宰云何敬而已矣先生曰不須更添字又是兩沓了先生問祖道曰公見南軒如何曰初學小生何足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曰南軒大本完具資稟粹然却恐玩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如此議之某嘗論未發

之謂中字以為在中之義南軒深以為不然及其再書
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遣書來以為是南軒見識純粹踐
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某不及也祖道

顏淵孔子未告以克己復禮當如何用工夫曰如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等可見又問云云曰只消就克己復禮
上理會便了只管如此說甚麼賀孫

問論語顏淵問仁與問為邦畢竟先是問仁先是問為邦
曰看他自己是有這克己復禮底工夫後方做得到那四代

樂底事業卓

顏子聞克己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直
是直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曰却是

初學時曾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謨

人須會問始得砥錄作學須善

聖門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

克己復禮為仁聖人恁地答他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

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

人答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

不再問非禮是如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

動又是如何但言曲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是箇答問

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乖聖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

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他心都向外去未必將來做切

己工夫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

乎恰似要與聖人相彻底說話砥錄云却不向裏思量

所謂塔前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寓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

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

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

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

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訥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智

孫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

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

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

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時舉

曹問一曰克己復禮便是仁否曰今日克己復禮是今日

事明日克己復禮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工夫在

須日日用工聖人告顏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樊遲又

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着究竟然

大槩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

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

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群弟子

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

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訥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訥言即牛之克已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已復禮之功也人傑

或問仁之全體在克已上曰若論全體是處可見且如其言也訥若於此理會得透徹亦見得全體須是知得那親切處如求生以害仁殺身以成仁須理會得害箇甚麼成箇甚麼趙師夏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湍之此心先生曰如求生以害仁言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箇心殺身以成仁身雖死這箇心却自完全得在

孔子告顏子以克已復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更詳細蓋為樊遲未會見得箇已是甚禮是甚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顏子便理會得只未敢便領略却問其目待說得上下周匝了方承當去賀孫

子壽言孔子答群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已復禮為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已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已之說却緣眾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

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行了路今若教他釋子輩來相
問吾人使之克已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不從矣
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
后却錯了不可知大雅

或問顏子克已復禮曰公且未要理會顏子如何克已復
禮且要理會自家身已如何須着克已復禮這也有時
須曾思量到這裏顏子如何若死要克已復禮自家如
何不要克已復禮如今說時也自說得儘通只是不曾
關自家事也有被別人只管說說來說去無奈何去克
已少間又忘了這裏須思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
已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意肯去克已復禮這處須有

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之之方須是
識得這病處須是見得些小功利達真箇是輕克已
復禮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恁地不得

梁謙問克已復禮曰莫問顏子克已復禮且就自家身
上說顏子當時却不解做別事只恁地克已復禮作甚
顏子聞一知十又不是箇不聰明底人而今須是獨自
做工夫說要自家已身見得便如上蔡聞程先生之言
自然面赤汗流却是見得他從前不是處而今却能遷
善改過這箇便是透處卓

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已工
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仁

如何曰不又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曾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德明

問顏子已足知非禮人如何聖人更恁地向他說曰也只得恁地做幹

董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已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

處勘驗他不用克已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已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已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说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他緊處别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

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方解去克已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撮箇尖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是大柴綽得終不的當又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稱其仁

而今若能克已復禮天下自是稱他是仁人這也不須理會只去理會那頭一件如喫飯相似只管喫自解飽若不去喫只想箇飽也無益義剛

問天下歸仁集注云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後面却載伊川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曰為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文蔚集注

問克已復禮為仁這為字便與子路為仁之為字同否曰然又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恐是仁字與為仁字意不相似曰克去那箇便是這箇蓋克去已私便是天理克已復禮所以為仁也仁是地頭克已復禮是工夫所以到那地頭底又問天下歸仁

曰自家既事事是仁則天下之人見自家事事合仁亦
皆曰是仁若自家設有一事未是仁有一箇人來說不
是仁時便是天下不曾皆與以仁在又問孔子答問仁
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已復禮恐是個錄作仁之全體曰
只見得破做得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時便是
克已復禮也是閑說個錄云若真見不得則孔子所答無
非是全體若見不得雖是克已復
禮也只沒
會理。○

問程先生云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如何
曰不若他更有一說云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稱其仁
為是大雅

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

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
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植

聖人說話甚實不作今人談空故伊川說天下歸仁只作
天下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顏子足以當之浩

問謝氏說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
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
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
故云然個

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
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
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故曰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或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
 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
 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
 是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
 斷路頭不教賊來錄因問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
 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近前
 與他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
 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
 用功成德則一耳先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
 侍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
 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因舉說文云勿字勢似旗旗

是揮止禁止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其私欲也錄

問甲川四箴曰這箇須着子細去玩味因言工夫也只恁
 地做將去也別無道理拘迫得他譬如做酒只是用許
 多麴時日到時便自迸酒出來凡看文字只要溫故知
 新只溫箇故底便新意自出若捨了故底別要討箇新
 意便不得也時舉

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
 是自家做工夫處道夫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
 動皆由中出帶錄作自下句是用功處帶錄作即是問
 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

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關祖

讀伯豐克已復禮為仁說曰只克已便是復禮克已復禮

便似著誠去偽之類蓋已私既克無非天理便是禮大

凡才有些私意便非禮若截為兩段中間便有空闕處

又大錄此云著誠去偽不彼即此非克已伊川說由乎

之後中間又空一節須用復禮也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言動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

以養其中却是就視聽言動上克去已私做工夫

又大錄此乎外某向見傳本上句初無所以字當

先生顧炎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

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

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出說其他

則是就各人身上說道夫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已工夫從內

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視箴何以

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

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

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

說植

標之有要視為之則只是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標

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

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端蒙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為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已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盡大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此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

得會自見 時舉

李問伊川云制乎外以安其內顏子心齋坐忘都無私意似更不必制於外曰顏子若便恁地聖人又何必向他說克已復禮便是他也更有些私意莫把聖人令做一箇人着便只是這樣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若驕吝便不是周公惟聖罔念作狂若使堯舜為桀紂之行便狂去便是桀紂紂賀孫問四箴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問四者還有次第否曰視為先聽次之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動之於身雉

問聽歲人有秉彛云云前面亦大槩說至後兩句言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不知可以改聽字作視歲用得否曰看他視歲說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乃至於聽處却又較輕也寓

問知誘物化遂忘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則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賀孫

孫說顏淵問仁章集註之意曰如此只就上面說又須

自家肚裏實理會得始得固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生意不可若只誦其文而自不實曉認得其意亦不可又曰且依許多說話常常諷詠下稍自有得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固備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這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萬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集注所錄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

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說去已私
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
是甚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
意思賀孫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
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
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
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
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
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賀孫

問承誨言箴自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至吉凶榮辱惟其所

召是謹諸已以下是說接物許多病痛曰上四句是說
身上最緊物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統不靜專自家
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
好四句都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傷易
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賀孫問如今
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今雖知義理而舊所好
樂未免沉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統誘裏面便為之
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者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
得他天理統勝私欲便消私欲緣長天理便被遮了要
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是如此如權衡之設若不低
便昂不昂便底凡天地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縮莫不

皆然又云這克已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
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訥又如居處恭執
事敬都是克已事都是為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
工夫到也一般問仲弓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只三四
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
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關處尋常人說
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用兼備曰是如
此自家身上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
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
問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已之可克矣此固分

明下云學者審已而自擇焉可也未審此意如何曰看
自家資質如何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
以當之苟為不然只且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
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
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也說得煞廣關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緣
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又云看集義聚許
多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集注裏都拈不起
看諸公說除是上蔡說得猶似如游揚說直看不得質
孫

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兩般人

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於事為早是見得遲了此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脚做功夫去端蒙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四句莫有優劣否曰寓錄云只是兩項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着這箇

是諛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

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道夫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如今見得直如此說得好儒用云此說極有味

○集義

問克己復禮章外書有曰不能克己是為楊氏之為我不能復禮是為墨氏之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克己復禮只是一事外書所載殊覺支離此必記錄之誤向來所以別為一編而目之曰外書者蓋多類此故也伊川嘗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此說最為的確

正淳問程子曰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禮者理也去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為失程子之意何也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禮而不說禮字蓋說復禮即說得着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事如
謙氏曰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夫子分明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謙氏却以我言之此則自是謙氏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顏淵者矣又如游氏曰顏淵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將幾箇好字總聚在此雖無甚病終不是本地頭語問游氏專說非禮勿動遺却視聽言三事曰此却只是捉此一語以槩其餘又問謙氏前篇謂曾點胸中無一事此章

乃云仁者心與事一無一忘一助之失曰心與事一只是做此一事則主在此一事如此說亦無礙惟其心與事一故能胸中無一事也又大

聖人只說做仁如克己復禮為仁是做這箇模樣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煞有病管

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以仁稱之又問謙說如何曰只是他見得如此大抵謙與范只管就見處却不若行上做工夫只管管扛扛得大下稍直是沒着處如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去偽

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却說得實至揚氏以為天下皆在吾之度內則是謂見得吾

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
克已銘如洞然八荒皆在我闡之類同意端蒙
問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盡已私天理渾然斯為
仁矣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也故克已銘謂洞然
八荒皆在我闡近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已復禮則
天下之人皆與其仁似與諸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
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
曰某向日也只同欽夫之說看將來文義不然今解却
是從伊川說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顏子此是
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浩

某解顏淵問仁章辛先生曰克是克去已私已私既克天
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
如呂與叔克已銘則初未嘗克去已私大意只說物
我對立須用克之如此則只是克物非克已也 拈
克已銘不合以已與物對說 謹

呂與叔說克已從那已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
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
時方克他却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已只是自家心
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已
銘只說得一邊 佐

包詳道言克去勝心忌心先生曰克已有兩義物我亦是

已私欲亦是已呂與叔作克已銘只說得一邊方子
問公便是仁否曰非公便是仁盡得公道所以為仁耳求
仁處聖人說了克已復禮為仁須是克盡已私以復乎
禮方是公公所以能仁問克已銘痒痾疾痛舉切吾身
不知是這道理否曰某見前輩一項論議說忒高了不
只就身上理會便說要與天地同其體同其大安有此
理如初無吝驕作我蝨賊云云只說得克已一邊却不
說到復禮處須先克已私以復于禮則為仁且仁譬之
水公則譬之溝渠要流通此水須開浚溝渠然後水方
流行也寓

問或問深論克已銘之非何也曰克已之已未是對人物

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與叔極口稱揚遂以已
既不立物我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皆在於吾仁之
中說得來恁大故人皆喜其快終不恁說便不滿意殊
不知未是如此道夫云如此則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已
之目全不干涉此自是自修之事未是道着外面在曰
須是恁地思之公且道視聽言動于人其爭又問天下
歸仁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
不皆與其為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太令收
拾不待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而人自
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便神妙橫渠却云性性
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至上蔡便道唯能所存者神

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為必須如此說
纔不如此說便不快意矣道夫

林正卿問天下歸仁曰痒痲疾痛舉切吾身只是存想天
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月十日便自天
下歸仁豈有此理時舉問程先生曰事事皆仁故曰天
下歸仁是如何曰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
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
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時舉

林正卿問呂與叔云痒痲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此語說天
下歸仁如何曰聖人尋常不曾有這般說話近來人被
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此天下歸

仁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一般此兩句便是歸仁樣子

又問怨是人怨已怨曰人怨

問克己銘只說得公底意思曰克己銘不曾說着本意楊

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己字本虛如何專以勝己之

私為訓鄭伯克段于鄆豈亦勝己之私耶閔祖

上蔡說先難後生受如伊川便說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其

說亦方

以我視以我聽若以為心先有主則視聽不好事亦得大
不便也方

以我視以我聽恐怕我也沒理會方

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云云黃簡齋親

見其手筆 闕祖

曾天游見陳幾叟曰克己復禮舊曉不得因在京師委巷

中下轎涉泥看謁方悟有箇快活處後舉以問薛文

外甥薛云情盡性復正是如此陳曰又問薛夫做甚曾

又曰又嘗以問游夫亦以為然陳復曰又更問那游夫

盖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

舊南本游氏語解中全用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

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

端

語類卷四十一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二

論語二十四

顏淵篇下

仲弓問仁章

文振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効

言曰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効

驗說却幾乎閑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

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

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如

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

句這兩句又便綴着箇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

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閑用心矣時舉植同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着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効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它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

了植

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洵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時舉

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已欲為君子則欲人皆為君子已不欲為小人則亦不欲人為小人曰此兩句亦是大綱說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必大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

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怒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已也盡已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已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已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時為之則傷怒如人自犯罪至於死到刑時其不欲

諸友皆無以答曰此當合忠字看忠者盡已之謂若看得已實有是罪則外雖不欲而亦知其當罪到此則不欲字使不着若不看忠字只用一恕字則似此等事不過必流而為姑息張子韶解中庸云以己之難克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因我不會做皆使天下之人不如此則相為憐念而已此言最害理

問在家在邦之怨是屬已屬人曰如何說得做在已之怨聖人言語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已故在外者多拽入來做內說在在身上者又拽來就心上說必大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効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敬恕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雄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或以為其怨在已或以為其怨在

人曰若以為己自無怨却有甚義理此言能以敬為主而行之怨則人自不怨也人不我怨此仁之効如孔子告顏淵克己則言天下歸仁告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言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皆以効言特其効有小大之異耳偽去

希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它資質

上說然持敬行怨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自能持敬行怨

亦不必大段分別時率口以下通論二章

曰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

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

要一服便見効敬怨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傑

持敬行怨雖不曾着力去克己復禮然却與克己復禮只

一般蓋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着不得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着那私意不得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時也着那私意不得剛

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怨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

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怨則猶是保養在

這裏未能保它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

理矣克己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怨如持盈守成二

者自有優劣雜

克己復禮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

自治問程先生說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其次

惟莊敬持養及其成功一也此可以分顏子仲弓否曰不必如此說賀孫

仲弓出門如見大賓為仁如把截江淮顏子克己為仁便

如欲復中原熹

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

見大賓湏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

否件件如此方始有益又因晞遜問克己復禮曰人之

私意有知得便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忘

記去克他却反與他為明者時舉

問朱蜚鄉讀書何所疑曰論語切要處在言仁言仁處多

某未識門路日用至親切處覺在告顏子一章答仲弓

又却別集注云仲弓未及顏子故特告以操存之要不

知告顏子者亦只是操存否曰這湏子細玩味所告二

人氣象自不同顧問賀孫前夜曾如何說賀孫舉先生

云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告顏淵底是殺賊工夫朱蜚鄉

問如何曰且子細看大意是如此告顏子底意思是本

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此私意湏一向剷除教盡告仲

弓底意思是本領未甚周備只是教他防捍疆土為自

守計賀孫

問孔子答顏淵仲弓問仁處肯同否曰不爭多大槩也相

似只答顏子處是就心上說工夫較深密為難問二條

在學者則當並行不悖否曰皆當如此做當克己則湏

克已當出門如見大賓則須出門如見大賓克已復禮
不是克已了又復禮只克去已私便是禮有是有非只
去了非便是是所以孔子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克
去那非便是禮曰忠銘瘁痾疾痛皆切吾身句是吾曰
也說得只是不合將已對物說一篇意都要大同於物
克只是克這箇孔子當初本意只是說克自己私欲薄
伯羽問持敬克已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
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
心散漫何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
為敬仲思問敬則無已可克如何曰鄭子上以書問此
因示鄭書曰說得也好鄭書云孔子惟顏子仲弓實告

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已矣故以此告之仲弓未
至此姑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要克已之功難為而
至也易敬無已之功易操而至於仁也難其成則一於
仁云敬則無已不可克是也但學者為仁如謝氏云須於
性偏處勝之亦不可緩特不能如顏子深於天理人欲
之際便可至仁耳非只敬恕而不克已也
又曰鄭言學者克已處亦好大底告顏子底便體用全
似仲弓底若後人看不透便只倒歸裏去做仲弓底了
依舊用做顏子底克已乾道也敬恕坤道也忠信進德
脩辭立誠表裏通徹無一毫之不實何更用直內坤卦
且恁地守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拱揖指揮如
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至亦不
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已此
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伯羽○

李時可問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伊
川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已怒以及物看來須如
此說方全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兩句所
以只說做敬又問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禮自然看來孔子方是教仲弓就敬二下工夫若是
言仁亦未到得這處曰程子也不是就經上說公今不
消得恁地看但且就他這二句上看其氣象是如何又
問孔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為仁若不是敬也如何克
得已復得禮曰不必如此說聖人說話隨人淺深克己
工夫較難出門使民較易然工夫到後只一般所謂敬

則無己可克也賀孫集注

程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
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
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強之異乎曰程子
之言舉敬之盡致而言也又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仁也問言敬義內外方做工夫而程子又何以遽言
仁也曰此亦言敬以直內則無一毫私意仁自在其中
爾大抵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端蒙
或問伊川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云云至中禮惟謹獨復
是守之之法曰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又
曰此前面說敬而不見得此便是見得底意思便是見

得敬之氣象功效恁地若不見得即黑淬淬地守一箇
敬也不濟事賀孫

問程先生說云云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十

禮看來也是平日用功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
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又問克已復禮乾道主
敬行恕坤道曰乾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
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
邊又云乾道是創業之君坤道是繼體守成之君熹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
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只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
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
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
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
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義剛○獲孫
錄云伊川答
此問固好足以明聖人之說見得前面有一段工夫但
初正不消恁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日就出門使民
時去若果能如此見大賓承大祭則未
出門使民以前自住不得了
子升問克已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
不必如此說只見得一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已
終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
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脩為終不成說知

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

袁子節問克已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

坤道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一作有守

或問克已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

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

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

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

子氣象各有所類洽

或問顏冉之學何以有乾道坤道之別曰顏子是奮發而

有為冉子是謙退而持守顏子高明強毅夫子故就其

資質而教以克已復禮之學冉子溫厚靜重故以持敬

行恕教之必大

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曰仲弓資質溫粹

顏子資質剛明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已而由人

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

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

如守成之君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伊川曰質

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

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

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潛夫曰舊曾聞先生說顏冉三

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賊出仲弓則先

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廣

周貴卿問克已復禮乾道持敬行恕坤道曰乾道是見群
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
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
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說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已復
禮亦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
着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葫蘆
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
及顏子是大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顏子不如仲弓
而今看着似乎是克已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底

較無事但克已復禮工夫較大顏子似創業之君仲弓
似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
理持守將去又一條云克已復禮是要見得天理後方
做將去仲弓却只是據見在持將去
又問仲弓寬洪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未
子許他南面非如此不可如不佞等處也見得他簡重
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類見得仁工夫也大故細審
義剛心瓊孫錄云坤是箇無頭底其辭曰利牝馬之
貞先迷後得乾之皆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无首吉
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已復禮也
持守處說故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已復禮也
或說仲弓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
勝如克已底費脚手然而顏子譬如創業底仲弓是守
成底顏子極聰明警悟仲弓儘和粹

問顏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

陸子靜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顏子然却不是蓋克已復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去公看顏子多小大力量一克已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人一箇準繩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仲弓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其着刀下手處也可做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事或曰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怒與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不遷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是長貳之貳蓋

一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人則却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適說克已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已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當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齋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

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
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
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
爲天理便知其爲人欲既知其爲人欲則人欲便不行
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
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
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
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的底物但爲
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
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
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

日於公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
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祖道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伊川謂大賓大祭只是
敬也今若專主於大賓大祭之心而不容其私欲之害
亦可爲仁否曰下一節所謂不欲勿施與無怨此乃以
接物而言敬是此心接物亦以此心佐義

問仲弓問仁曰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問呂氏之說却是
仁在外曰說得未是又問只用敬否曰世有敬而不能
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
敬則無以行其恕問在家在邦無怨諸說不同曰覺得
語脉不是又問伊川謂怨在己却是自家心中之怨曰

只是處已既能敬而接人又能恕自然是在邦在家人皆無得而怨之此是為仁之驗便如天下歸仁處一般

司馬牛問仁章

或問仁者其言也訥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讖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者只知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寓

且又問仁者其言也訥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時舉

仲蔚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義剛

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明作

仁者其言也訥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道夫

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

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

或曰言行常相乘又曰人倒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薰○們錄畧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訥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端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訥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

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訥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此是它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它病處說錄

司馬牛問君子

不憂不惧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明作

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惧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肉省不疚如何得來可學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
你着力不得問

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為之主宰然升卿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死生是稟於有生
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着非我所
能必若推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因問伊川橫渠
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
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
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
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
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

之命不得只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
緣它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
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
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
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孫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雜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
子夏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礼若大段着力不得也
不奈何若未然底可諫尚可着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

明作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

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
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
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溥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已底事才說
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
覺愬是逆是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
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
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
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
之燾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灾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緩
來愬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
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
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
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
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偽了看如何說也不
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明作
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
有不察故夫子語之否曰然廣

子貢問政章

文振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

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
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時舉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
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
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
自求生路去淳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曰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
同蓋說得話來也君子熹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
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廣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大羊之鞞如何以文
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
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
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
便說得好雅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又以矯子成又錯若
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
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
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
意明作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盍徹乎曰徹是八家皆通出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
畝均收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
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
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
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歛亦不濟事雜

或問有若對袁公盍徹乎之說云云曰今之州郡盡是於
正法之外非泛誅取且如州郡倍契一項錢此是何名
色然而州縣無這箇便做不行當初經總制錢本是朝
廷去賴取百姓底州郡又去瞞經總制錢都不成模樣
然不如此又便做不行或曰今州郡有三項請受最可

畏宗室歸正添差使臣也曰然歸正人今却漸少宗室
則日盛可畏小使臣猶不見得更有那班裏換受底大
使臣這箇最可畏每人一月自用四五百千結裹它個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王忠信徒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
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
要將這箇做主徒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
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
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
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植
王忠信是割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方子

問揚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未又引我其行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之耳至范氏則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謹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誰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至堅冰亦末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

使聖人又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廣

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

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

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廣

子路無宿諾章

問子路無宿諾曰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

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難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

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

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本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

故其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

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時舉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

不爰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它賀孫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已事要終始如一行

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必大

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做事初頭乘此銳氣去做少間

做到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朴實故

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熹

亞夫問居謂存諸心無倦謂始終如一行謂施諸事以忠

謂表裏如一此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知居

是居箇其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
倒便不得賀孫

君子成人之美章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字如何曰成字只是欲
字帶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
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
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
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
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為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

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
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且從楊說如何曰善
護

季康子問政章

或問子為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
哉此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
蓋上之人為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
混成如此時舉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
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

則弟無所不達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又曰色取仁

而行遠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謙之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

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

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

可喜其實無足取者堆

問達字之義曰此是聞達之達非明達之達但聞只是求

聞於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當

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端蒙

簡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

下人便又和順底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當常

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

詳察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

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已意說將

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

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

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時舉

問察言觀色想是子張躡等為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之事

於人不辨別邪正與賢不肖故夫子言此以箴之曰子

張是做箇大底意思包他人至之問堂堂乎張也它是

有箇忽略底意思否曰他做箇大底意思包人便是忽

略時舉

色取仁而行遠這是占外面地位闕了裏面填不足植
問子張問達與聞一章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
裏底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
色而與之言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
自家意只管說去更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
色然而能如此則德脩於已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
礙矣故曰達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
已如色取仁而行遠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
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蓋才放
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駕

虛而無實行也某向來未曉聞達二字因見鄉中有
其傳揚說好者甚衆以至傳揚於外莫不皆然及細觀
其所爲皆不誠實以此方見得聖人分達與聞之別意
思如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遠不
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
皆色取仁而行遠也熹

問子張問聞與達一章達是躬行實踐做出來底聞是沽
名要譽底曰然達是常自貶損不求名而名自達者聞
是向前求名底又云慮以下人慮是子細思量謂如做
一事便思量惟恐有觸突人處又云質直好義是質直
好底有那質直底又不好義熹

質是質實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
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
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
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這只是籠謾將去世上有此
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
救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一箇是名一箇是實賀孫
問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
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
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
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
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義剛

問子張以聞爲達伊川以爲明達之達上蔡以爲令聞四
達之達尹氏以爲充於內而發於外爲達三說如何曰
此所謂達者只是言所行要無窒礙如事君必得乎上
治民必得乎下而無所不行無所不通與子張問行大
抵相似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
說却是好去偽集注

揚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
直是兩件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
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
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
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

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
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着力聖人此
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
遠專是從虛寓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
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徧曲而所
行又合宜觀人之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
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
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
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驥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
著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
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
無它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
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
精細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
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况於不善者乎

孫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
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
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

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
自高遠才為此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
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時舉

問先事後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
一件好事便望它功效則心便兩歧了非惟是功效不
見連那所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
效則德何緣不崇時舉

論先事後得曰正如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
勝矣又云當思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不可有二
心一心在事則德自崇矣方子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

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
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
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
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
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
來這裏看得破時舉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它人過惡只自檢
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它人自家這裏便踈心
便了澗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間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矜
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

收歛看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為人，雖無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麤暴之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麤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雜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

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德明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

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

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間

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道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

上下後來再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時舉

文振說樊遲問仁曰愛人一節先生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

知之體文振云聖人說固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時舉

或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為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

樊遲未足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與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習孫

問不仁者遠矣謂不仁者皆為仁則不仁之事無矣曰是

雉

問樊遲問仁知一章燾看來不惟治天下國家如此而今

學者若在一家一鄉而處置得合義時如此如不仁者

曰這仁知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錯得是當便是

仁之事且如人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教一鄉之人不

至於爭鬪即所以仁之也燾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雉

問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道理者則是未善也時舉

大卷五十二

十一

重鈔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三

論語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
以事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
夙駕說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
苦方能說得人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
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請益聖人告之無倦蓋勞
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寓
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為政之理

若以言語勸勉它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它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它勞謙之文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它做方可率得它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親履畝畝錄廣

作備行

與他勾當方得

賀孫

問蘇說勞字未甚明白先是率他勞是為他勤勞錄

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為之倡且不愛其

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為之倡者果勞

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為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

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

去偽集義

仲弓為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它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白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賀孫

問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已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緣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興邦喪邦說得甚險故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爾必大集注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大小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為善所以為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已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廣

問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各是一事蘇氏楊氏乃相須而必大集義言之曰論語中有一二處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雖各是一事然有相須之理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亞夫問衛君待子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必大集義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興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成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時舉

文振問何以謂之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曰事不成以事言

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說甚
禮樂亞夫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
元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時舉
事不成是簾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了
事只是說它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
件物事安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彘底
意思便是樂植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却如何
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
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
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

觀之去偽

楊問註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
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
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它討火來此便是言
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
教它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
論之輒子也崩贖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
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
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
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
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

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東坡
嘗論及此問如此是它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注。集
總論
問衛君欲召孔子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為之臣
復欲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
蒯瞶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瞶論理輒令下
便不當立不待拒蒯瞶而後為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
立蒯瞶來爭必矣問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
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瞶晉趙
鞅欲立蒯瞶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它知
箇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

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瞶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
請于天子請于方伯天子既自不柰何方伯又是晉自
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
晉不為蒯瞶賀孫因問如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
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
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
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賀孫
吳伯英問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從蒯瞶
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
也若使每事只營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
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而况聖人乎壯祖

問夫子得政於衛須有所廢立否曰亦只是說與他令自為去就亦難為迫逐之必大

胡文定說輒事極看得好可學

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比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

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亦必

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廣

崩贖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崩贖欲入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者當如何後世議者皆以為當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蓋知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為政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作拔郢而立之斯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或謂春秋書晉趙鞅納世子崩贖于戚稱世子者謂其當立曰若不如此書當如何書之說春秋者多穿鑿徃徃類此人傑叔器問子郢不肯立也以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崩贖一箇來爭若立它時則又添一箇來爭愈見事多人以千乘之國讓之而不肯受它畢竟是看得來惹手難做後

不敢做義剛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

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賀孫

子謂衛公子荆章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荆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墻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謙

錄時舉小異

問衛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
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乎必大

子適衛章

軍火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
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
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
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
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
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
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時舉
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

既富而教之憲

苟有用我章

章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以
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
時舉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
好底做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紀綱布置必三
年方可有成也賀孫

善人為邦章

安鄉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
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

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興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効是如此善人之効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骨積累做將去亦須有效且如而今寬刑

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効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已處義剛

問善人爲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後仁與期可也三年有成之義如何曰此須有聖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大槩亦自可見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詳與今人答策專是謾策題者甚別試讀之可見去偽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決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

禮樂丁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植

苟正其身章

問范氏以先正其身爲王者以德行仁之事不能正其身而正人爲以力假仁之事曰王者霸者只是指王霸之道范氏之說緩而不切必大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述

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木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義剛

葉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悅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効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人傑

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壽

樊遲問仁章

孔門教人多以教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纒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

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攬得緊謙
亞夫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
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
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子善云若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着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
是道理南升

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
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遲身上討則
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
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
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

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
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
不可棄而况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棄者乎履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着力方可且如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
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
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椿

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敬一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
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
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時舉云看來此三句

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因兼
仲問仁一章說曰大抵學問只要得箇門戶子入若入
得門了便只要理會箇仁其初入底門戶不必只說道
如何如何若纔得箇門戶子入須便要入去若只在外
面說道如何也不濟事時舉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
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
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
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廣

子貢問士章

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

已有耻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
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為曰行已有耻則不辱其身
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廣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能一守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
之良心賀孫

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
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
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
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
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
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

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筭也乃是為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時舉

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都不是易事又問其次子貢是看實見得那說底也難故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底意植

或說某人可奉使云子貢問士孔子告之云云伊川云篤實自得之事謂如有耻不辱其次常行又其次讎小人亦可只是退步意思如使乎意則是深厚足有為者又如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八字極有意然言之謙謙氣象正如出軍之憂心悄悄也若軒然自表於衆

人之上安可為將如孔明用兵如此然未嘗謂精又如曹公賞諫烏桓者至如徐禕云左縈右拂直前刺之一步三人則其死可見矣狄青殺伐敗之而已至於太原出境而止段穎則不然方

不得中行而與之

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個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一段曰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時舉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

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個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揚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淳錄下云狷者雖道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淳錄作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

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

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道夫錄云得

則狂者不狂狷者不狷矣○淳錄云末年無奈何方思得此等人可見道之窮矣問何謂狷曰介然有守也

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道夫錄作合到曾子

道夫錄有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

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

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

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

止此而已道夫錄云若責之以行聖人之道則必不能

行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為使令下得真

儒輔佐它豈不大可觀惜夫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

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
它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為朕
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靜欲求守文之王安
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它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
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乎寓○道夫
錄淳錄同

南人有言章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蓄
或問或承之羞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蓄
君子和而不同章

問諸說皆以和如和羨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
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

公私之間

溥錄云君子小人只是這一箇事而心和是

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
是私底周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峯云天理人欲同體異
用同行異情以同行異情却是所謂同體者却只是言
同一事但既犯了體用字却成是體中亦有人欲五峯
只緣錯認了性無善惡便做出無限病痛知言中節節
如此蓄

車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
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荆
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
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

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子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時舉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說熹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寵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為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驕底意思熹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寓

仁之為物難說只是箇惻隱羞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為惻隱羞惡能為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震

子路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寵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切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惺惺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謙

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惇惇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惇惇，胡氏說為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寓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廣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謨

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著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足殺人底，莫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

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
之屬只管在家作閑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
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
後來之害

以不教民戰

或疑不教民戰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
不須兼戰法而教之否不然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
爲見春秋時忒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

伯羽

語類卷四十三終

